

西南石窟文獻

第四卷

中國西南文獻叢書



中國西南文獻叢書
第四卷



0067

K877.204/214

149:124

中國西南文獻叢書·第八輯

西南石窟文獻

第四卷



本輯主 編：胡文和

本冊執行編輯：黎方銀 賀尊超 謝曉鵬

編 輯：黃能遷 陳靜 夏明

本卷目錄

一 大足石刻志略 陳習刪撰·····	四〇一
二 大足寶頂山小佛灣祖師法身經目塔勘查報告	
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	四〇一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大足石刻藝術研究所編·····	四〇四
附錄 寶頂山祖師法身經目塔刻經目錄·····	二五七
三 大足尖山子、聖水寺摩崖造像調查簡報	
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	二五七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大足石刻藝術研究所編·····	二六七
四 大足寶頂山小佛灣『釋迦舍利寶塔禁中應現之圖』碑	
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	二六八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大足石刻藝術研究所編·····	二七四

五	大足寶頂大佛灣『牧牛圖』調查報告 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	
六	安岳、大足石窟中『柳本尊十煉圖』比較 王熙祥 黎方銀撰	二九八
七	安岳、大足『柳本尊十煉圖』題刻和宋立《唐柳居士傳》碑的研究 胡文和撰	三一—
八	四川摩崖造像『唐瑜伽部主總持王』柳本尊化道『十煉圖』調查報告及探疑 陳明光 胡良學撰	三二—五
九	大足寶頂山大佛灣『六耗圖』龕調查 鄧之金撰	三五—八
十	大足寶頂山大佛灣『圓覺經變』窟的調查研究 童登金 胡良學撰	三七—六
十一	大足縣大鐘寺宋代圓雕石刻遺址調查 鄧之金撰	三九—六
十二	大足尖山子發現初唐石刻造像 陳明光 黎方銀撰	四〇—四
十三	大足石刻分期述論 宋朗秋撰	四〇—九
十四	試述大足石窟外在的基本特征 宋朗秋撰	四三—三

十五	大足北山佛灣石窟的分期	黎方銀	王熙祥撰	四四四
十六	大足寶頂的佛塔造像淺釋	林向撰		四六五
十七	寶頂雕像年代問題	陳習刪撰		四七五
十八	也談寶頂山摩崖造像的年代問題	李正心撰		四八四
十九	再談寶頂山摩崖造像的年代問題	東登撰		四八八
二十	寶頂山有趙智鳳自造像嗎·再談寶頂山摩崖造像的年代問題	李正心撰		四九二
二十一	大足寶頂山石刻造像下限年代考	陳灼撰		四九九
二十二	唐《韋君靖碑》校補	陳明光撰		五〇四
二十三	大足唐代韋君靖摩崖碑探討	龍騰撰		五二四
二十四	《韋君靖碑》考辨	劉豫川撰		五三七
二十五	宋刻《唐柳本尊傳》碑校補	陳明光撰		五五六
二十六	趙懿簡公神道碑刻在大足的年代和由來考	鄧之金	草萊撰	五六六

二十七	大足《趙懿簡公神道碑》考	虞雲國撰	五七〇
二十八	馮楫考	陳典撰	五八〇
二十九	大足石篆山石窟『魯班龕』當爲『志公和尚龕』	陳明光撰	五八八
三十	大足宋代石刻鑄匠考述	張劃撰	五九二
三十一	大足北山石窟供養人題記	黎方銀撰	六〇五

大足石刻志略

陳習刪

第一章 緒略

第一節 著錄

大足石刻，最早著錄者，為宋王象之《與地碑目考》，其次有《蜀中廣記》、《金石苑》、《語石》。清嘉慶二十三年，張澍任大足知縣，著《游佛灣記》、《登多寶塔記》、《重九日游南禪寺至玉皇觀登高記》、《前後游寶頂山記》，及《韋君靖碑書後》、《書文殊問維摩詰病圖碑後》、《跋趙懿簡公碑後》、《書多寶塔石記後》、《古文孝經考》第十篇。同時邑人李型廉著《游妙高山記》、《游石門山記》二篇。李型典著《游石篆山記》一篇。皆一并纂入《大足縣志》。民國三十四年，楊家駱、何遂、馬衡、顧頡剛、莊尚嚴、朱錦江、馮四知、程椿蔚、梅健鷹、雷震、傅振倫、蘇鴻恩、何康、吳顯齊等十四人，組織大足石刻考察團，來縣考察。吳顯齊著《日記》、馬衡著《古文孝經校釋》、傅振倫著《大足南北山石刻之體範》、朱錦江著《從中國造像史觀研究大足石刻》、楊家駱著《大足石刻電影劇本》，編為《大足石刻圖征初編》。解放以後，陳明達著有《西南區的古建築及其研究方向》，載在《文物保管手冊》第二輯，張聖奘著有《大足安岳的石窟藝術》，載在《西南文藝》第十九期，亦皆有一部分專論大足的石刻。

由於著作愈多，議論亦愈分歧。如北山之多寶塔建於寧紹興二十三年，經六年而完成，有《造

塔石記》可證。而張澍因《韋君靖碑》「施回俸祿，以建浮圖」二語，謂為唐末乾寧時造，寧紹興年補修。又如寶頂為宋嘉熙時趙智鳳開建，有宇文妃詩跋及劉畋人碑可證，而曹學佺提前指為「唐柳本尊仿吳道子筆意，鑿浮圖像」。陳明達又拉後稱其全部皆為明刻。又如妙高山為宋刻，雖無碑記可據，其十六阿羅漢，同刻蘇東坡書之「水陸法像贊」，亦可視為鐵證。而張聖奘謂接引佛與龍泉驛北周文王碑旁石刻風格相似，指為北周造像。其余各龕各窟，亦各人殊，不勝枚舉。茲編綜合諸家之文，逐一辨證，期於無誤。

第二節 區域

大足石刻，張澍以前，無分區者。石刻考察團始分龍崗、寶頂、廣華、石門、石篆、妙高、舒成七區；所雲龍崗（即北山）、廣華（即南山）、舒成（即半邊廟），皆沿用古名。陳明達稱「大足石刻共有三處：即佛灣、寶頂、北岩等」。所雲佛灣，北山有佛灣，寶頂有大小佛灣，石篆之子女殿，亦稱佛灣。但從其後段言佛灣為唐代雕像，尚可測之為北山之佛灣。惟北岩則何無是名，其後段言北岩參雜有道教雕像，今北山五段，皆為純一不雜之佛教雕像，無一道像，當非北山之任何一段。南山又為純一不雜之道教雕像，無一佛像，亦非南山。其余佛道參雜造像，多至十處，更不知其所指，果為何處。張聖奘謂「大足石刻有十六個區域」。歷舉北山、佛耳岩、南山、三華山、寶頂山、石門村、皮家岩、珠溪鄉、石篆山、觀音岩、妙高寺、雙河鄉、舒成鄉、羅漢岩、小鳳凰寺、三聖祠、丁字橋、灌頂坡諸地名，又為十八，不僅十六，或其行色匆促，多數皆得諸傳聞。現經調查，大足唐宋造像，附城為北山，南山兩區，縣東有石門。寶頂、古佛洞、塔耳山四區。縣南有佛安橋、七拱橋、玉灘三區。縣西有石篆、妙高、聖水寺三區。西北有半邊廟一區。共十四區。茲編惟取其存像百尊以上之北山、寶頂、南山、石門、石篆、妙高寺、半邊廟七區。北山內分五段，曰佛灣、

曰北塔寺、曰觀音坡、曰佛耳岩、曰營盤坡。寶頂內分十四段，曰大佛灣、曰小佛灣、曰龍頭山、曰珠始山、曰黃楠坡、曰對面佛、曰廣大山、曰松林坡、曰高觀音、曰大佛寺、曰龍潭、曰文家坡、曰崖灣。石門內分二段，曰聖府洞、曰皮家岩。石篆內分二段，曰子母殿、曰千佛岩。妙高內分二段，曰佛洞、曰猫猫岩。如以段計共為二十七段。其存像不及百尊，及明、清兩代造像單獨為一區者，不錄。附見於上述各區中者，則并錄之。又借錄文物保管所蔣美華同志所制之《大足石刻分佈圖》於篇首，俾閱者一目了然。

第三節 類型

大足石刻，具備宗教造像三種類型：一為佛教類型；北山、寶頂兩區屬之。二為道教類型；南山，半邊廟兩區屬之。三為三教類型：石門、石篆、妙高山三區屬之。在他處或僅有其一，而無其二，或兼備其二，而缺其一，惟此三者俱備，且與造像類型之歷史相符。茲編提要敘錄，以供治宗教史者之參考。

第二章 別略

第一節 北山

北山古名龍崗山，在縣城西外郭外，唐昭宗景福元年，靜南軍節度使韋君靖，於此建永昌寨，寨制『周圍二十八里，敵樓一百余所，儲糧十年，屯兵數萬』。同時於寨內開雕佛像。

今北山有雕像五段，皆在永昌寨以內；曰佛灣、曰北塔寺、曰觀音坡、曰佛耳岩、曰營盤坡。

子、佛灣

距城三里，宋王象之《輿地碑目考》、明曹學佺《蜀中廣記》所雲北山，皆指此地。至清始有佛

灣之名。張澍《游佛灣記》云：

「嘉慶己卯正月初五日，余卸篆無事，聞北山有佛灣，雕鏤佛像，儀態俶詭，意或有殘碑斷偈，沉埋於蔓草荒烟，遂往尋焉。出北門二里所，路漸危聳，有石磴古道，似歷年無人行者。又里所，造山裊，見峰巒層疊，洞壑窈窕，巨石拔起如樓屋，鑿觀音、彌陀、金剛諸佛，甚奇壯。山胛中，開一綫路，兩壁悉雕西竺諸佛，尤極精巧，其岩左峭壁，赤如霞駁，即而視之，乃唐乾寧二年，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使持節，都督昌州諸軍事，守昌州刺史，充昌、普、渝、合四州都指揮，靜南軍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扶風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韋君靖建寨之碑。軍事判官，將仕郎，前守靜南縣令胡密撰文。其文自後而前，不與它碑同。雖有駁落，大率可讀。蓋以景福壬子歲，春正月，於龍崗山，建永昌寨。碑言：「築城墻二千余間，建敵樓二百余所。」又言「於寨內西翠壁，鑿出金仙。」又言「施□□□回祿俸，以建浮圖。」乃知天人諸像並北塔，皆始於君靖也。循岩而北，邃洞怪石，千百其狀。所鏤天神羅漢菩薩，亦千百其形；有乾寧三年，四年造者，有王建永平時造者，有天漢時造者，有孟知祥乾德時造者，有孟昶廣政時造者，有宋咸平、紹興、乾道、大觀、淳熙、淳祐、元祐、嘉泰時造者。中一洞，甚空闊，就山刻碑形；乃上柱國，天水郡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贈右銀青光祿大夫，謚懿簡公，趙瞻神道碑，撰文者，為左朝散郎，試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範祖禹也。書并篆額者，為左朝散郎，龍圖閣待制，知永興軍府事，蔡京也。字極秀媚，饒勁挺之氣。洞內外石壁，刻古文孝經二十二章，字徑二寸許。循岩再進，有石巉削，高十余丈，刻文殊詣維摩問病畫像，旁題字亦無消蝕。其他游賞題名者，或文字全存，或僅存半，不復祝縷矣。復沿山行，行至白塔寺，塔建山椒，高二百尺，周圍廣五十步，爾時暮烟漠漠，冥色迷鴉，林樹

蒼茫，略辨村舍，俯視城郭，形如盤蛇。乃沿石梯下，於峰回路轉處，鑄釋迦二尊，厥狀雄偉不常。下輿步行，復有石洞，鑄山神諸像，丑如村留可畏。迨返署，聽譙樓鼓聲，已初更矣。」

《大足石刻考察團馬衡刻石紀事》云：

『中華民國三十有四年，四月，江寧楊家駱，應大足縣郭縣長鴻厚，縣參議會陳議長習刪之邀，組織大足石刻考察團，參觀北山、寶頂山等處唐宋造像。參加者：鄧馬衡、侯官何遂、吳顧頴剛、銅山張靜秋、江寧朱錦江、廬江馮四知，北平莊尚嚴、新河傅振倫、臺山梅健鷹、臨川雷震、侯官何康、民權蘇鴻恩、江津程椿蔚、潮安吳顯齊，以是月二十七日至縣，凡歷七日，遍游諸山，識韋刺史之助猷，見趙本尊之堅毅，妙相莊嚴，人天俱足，爲之歡喜贊嘆，爰於歸日，題名刊石，以志勝游。』

又吳顯齊《日記》云：

『佛灣形如月牙，自南而北，長達半里，沿山鑿路，摩岩造像，龕窟相連，洞口西向，在陽光里，燦然如蜂房，這是唐宋石刻的陳列館，可惜埋在時間的塵土里，一向默默無聞。』

我們從頭到尾看了幾遍，象在歷史的河流里泛舟旅行，接觸到不少古典而動人的景象。這里最大的窟，高丈外，可容五五六十人，雕飾巧麗，風格樣式，每龕不同。佛像高的有七尺，次三尺，小的盈尺，里面有新出土的五代宋初的佛龕，完整如新。從灣口的韋君靖像和碑起，到嘉靖莆田林見素詩和跋止，共石刻二百余處。這些佛教藝術品里面，最精美的，在風格上是融和了印度的溫柔，希臘的典雅和中國的優美，表現了當時人民的思想 and 情感。一個龕、一個窟，都藏着特殊的社會背景和生活色彩。這些沉默的石像，恍惚要和游人談些古老有趣的故事。

全部的作品，顯示着儀軌的演變和作風的進展。無論在中國文化史上，或藝術史上，都可以和雲崗、龍門媲美。

因為作品不是植根於現實的生活，所以造像多靜止的、和出世的，流露着一種冷淡的寧靜，雖能表現佛教的精神，却不能予人以親切之感，這種雕刻的歷史，也算是創造者和他同代人的關係的歷史。

龍崗佛灣石刻，經過登記統計的結果，編為二百五十五號（內有碑三、經幢五，造像銘和題記、摩崖文字近百通），以像計，約三千六百六十四身（內有佛像、菩薩像三千一百九十九身，供養人像四百六十五身），完整率為百分之十一點一；其他散佈在多寶塔和附近觀音岩、趕場坡的造像，沒有算在內。

佛灣的造像，純用紅砂岩作材料，多營獨立的龕窟，背景不同，作風互異。造像的原因，有超度亡魂的，有生病祈禱的，有避難求祐的，有表示皈依菩薩的，也有祈求祿壽綿遠，眷屬安寧，子孫蕃衍，同生極樂的；大都尋求解脫，願望甚奢。供養的信士，信女，少則一、二人，多至幾十人。雕刻匠人，有獨自經營的，也有家人合作的。造像既成，妝鑾功竣，多修水陸齋表慶；以示瞻仰，並鑄題記，敘述本末。所有題材，多為釋迦、藥師、三世佛、阿彌陀、如意輪、觀世音、地藏、接引、文殊、普賢、以及十六應真，天王、神王、部眾、飛天等；并有紀念像和少數故事浮雕。形式多采用高雕，極少圓雕，彩飾多憂鬱沉重的色調，也有古雅明淨的淡彩，可以看出時代的風尚。雕刻的組織是流暢自然；多靜態的、秀美的、精妙的和體積較小的作品。因為材料、制作、限制，內容各種因素的決定，形成了和寶頂石刻不同的作風；不過，在一些五代、北宋的石龕上，還可以看出寶頂石刻的先導精神。

這些造像，唐代的是妙麗莊嚴，動人靈魂，可算完美純正的中國藝術作品；五代兩宋的則由繁而簡，由大而小，由自然而流於修飾，技巧圓熟，神韻稍遜。這裡面的代表作，對於形式的表現，制作的重心，身軀的比例，肌肉的狀態，都極留意，比較同期的西洋名作，并無愧色；至於那種樸實、寧靜、慈祥、崇高、厚重的氣度，尤能表現濃厚的東方色彩。」

一九五二年西南文教部撥款建長廊一座，保護石刻。并設文物保管所於此。

本段現有石刻，通編為二百九十號，內計碑碣六號、圖畫一號、雕像二百六十四號，經幢八號、題記十一號，空窟出二號。

碑碣——原有九通，現存編號之碑六通；計韋君靖碑（即第二號），附節級將校題名一則。古文孝經碑（即第103號），附霍勤煒跋一則。趙懿簡公神道碑（即第一百零四號）。無盡老人碑（即第一百五十號）。林俊詩碑（即第二百九十號），附範府跋一則。西域禪師坐脫記（即第一百六十八號）。外有殘碑一通（即勾龍誠碑）未列號。又有兩碑古有今亡（即吳季子墓碑與高祖大風歌碑）。

何以知吳季子墓碑與高祖大風歌碑古有而今亡？據張澍《書韋君靖碑後》云：吳季子墓碑存數字，高祖大風歌碑存數字，碑均在北山。《書後》作於嘉慶二十三、四年間，其時張澍正任大足知縣，纂修縣志所見兩碑，尚有殘字，距今才一百三十二年。可見磨滅未久，還是近百年內之事。茲先錄古有今亡的兩碑，即吳季子墓碑與高祖大風歌碑。

（一）吳季子墓碑

據王象之《輿地碑目考》有五則，第一則為《昌州碑目》云：

『吳季子墓碑在昌州北山，相傳以為孔子書。開元中，殷仲容奉詔摹拓。大歷中，肖定刊之潤州。有張從申題其後。』余四則，一為《常州碑目》云：

『吳季子銘，江陰軍又出季子墓。《集古錄》云：「篆書凡十字，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張從申記，以為孔子書，碑文湮沒，玄宗命殷仲容摹拓，大歷十四年，肖定刻於石。」』

一為《鎮江府碑目》有二則，一則文云：

『季子廟碑，《九域志》云：「吳季札廟內，有唐刺史刊夫子十字碑。」』

又一則文云：

『季子銘，在無為軍。』

一為《合州碑目》文云：

『季子墓銘，在巴川縣。此刻未知何人所摹。』

其《昌州碑目》言肖定刊之潤州，而後不立《潤州碑目》。考潤州吳墓碑，為學術史上一件重大公案。自宋歐陽修起至清孫承澤止，皆有辨論。可分辨偽、衛真、中間三派。

歐陽修倡為考古學，著《集古錄》，搜集古碑，重加論定，始以『孔子南行不逾楚』及『吳墓碑字特大，非古簡牘所容』兩點，疑『孔子未嘗至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其子棐及秦觀、趙明誠諸人，皆附和之。趙氏并申言『諸子書於孔子與學者議論問題，是非褒貶，纖悉必載，其間荒誕之說，實非出於聖人，而附托書及者有之。況於季子之賢，孔子親銘其墓，不應略不見稱於世，至唐而始傳』。又以『碑銘始於東漢，為孔子時所未有』。直斷其碑為偽。其後劉昌詩為《蘆蒲筆記》因『蜀』字篆體奇異。而查《元豐類稿》，發現潤州古有君子墓，無季子墓。又查篆文，發現《古法帖》十三字中，有『有』、『吳』、『君』、『子』、『之』，五字，與碑字畫如一。元吾邱衍著《學古編》，更博參古帖，指出此碑為《古法帖》、《漢篆》、《漢器》三體集字，其『季』字即《漢器》『蜀郡』郡字之半邊音以『季』字。以證成劉氏之說。以上六家，為辨偽派。此派前四人以客觀方法，從正確歷史、

文字發展，社會制度發展三個方面根本上否定吳墓碑；後二人，指出吳墓碑原為君子墓之集字碑，後乃誤為季子墓碑，因亦訛君子墓為季子墓，其說正確平允。文繁不具錄，茲惟擇錄歐、劉二氏之說。

一、歐陽修《集古錄》云：

「右吳季子墓銘，自前世相傳，以為孔子書。據張從申記云：「舊石埋滅，開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摹拓。」其書以傳。然則開元之前，已有本矣。至「大歷中，肖定又刊於石。」則轉相傳摹，失其真遠矣。按孔子平生未嘗至吳，以《世家》考之，其歷聘諸侯，南不逾楚；推其平生歲月，未嘗過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古簡牘所容。第以其名傳之久，故錄之以俟傳雅君子。」

二、劉昌詩《蘆蒲筆記》云：

「京口有十字碑，世傳為孔子書，曰「嗚呼有延陵季子之墓」，而「季」字作「蜀」，予考篆文皆無之。得曾南豐元豐中編《潤州類集》，乃曰：「君子之墓」。後湖居士李仲殊題季子廟詩所云：「溪邊君子墓。」始悟為「君」字非「季」字也。六一先生謂古以竹簡書，今字闕盈尺，必非孔子作。然《古法帖》有魯司寇仲尼書，僅存十三字。內有「有」、「吳」、「君」、「子」、「之」五字，與此碑字畫如一，或者後人衍此題墓上；要之夫子蓋嘗為是書雲耳。」

以上二氏之說，雖不能概括辨偽派之全體議論，於此可以窺其大略。但與辨偽派同時略後，別有董、王應麟諸人，從主觀上認定吳墓碑傳世已久，不容有人懷疑，故引衛真為己任。下逮明、清，如楊慎、陳眉公、顧亭林、孫承澤輩，仍欲將此碑書人、挈還孔子。以上六家，為衛真派。此派前二人一以字佳為古，一以有據即真；後世人則毛舉支節問題，希圖推翻辨偽派，其所持理由，皆極

薄弱，且又臆造典故及顯爲曲說者。文繁亦不全錄。茲摘抄其重要部份。

一、董道《廣川書跋》云：

『李陽冰書篆，掩蓋數百年人。嘗謂初學峰山碑，後見仲尼書季札墓字，便變化開合，如虎如龍，勁利毫爽，風行雨集。是陽冰所從得法，不可謂非古也。此當自有妙處，今人未到陽冰地，安能議其是非所極哉。』

此以字佳爲古。

二、王應麟《困學紀聞》云：

『張燕謝碑額表云：「孔篆吳札之墳，秦存展季之龍。」言孔子篆者始此。』

此謂有據即真。

三、楊慎《升庵外集》云：

『陶潛季札贊曰：「夫子戾止，爰詔作銘。」謂題季子有吳延陵君碑也，其爲古無疑。秦觀疑其出於唐人，未考陶集乎？』

此以未見陶集譏秦觀。

四、陳眉公《書畫史》云：

『吳季子碑，或曰：「孔子未嘗至吳。」或曰：「吳人言子游從孔子，孔子慕札高風寄題之。」今觀「吳」、「子」二字類小篆，「有」、「陵」、「之」、「墓」類大篆。或云：「開元殷仲恭摹拓，大歷中肖和又刻於石。」楊升庵曰：「大小篆，三代以前通行，非始於秦也。』

此以『言子游寄題』而破歐陽修『孔子南行不逾楚』之說；以『大小篆通行』而破劉、五二氏三體集字之說。但其所引據者，一爲臆造之典故；一爲楊升庵之曲說。